

非常经典

小说中有句话足以概括作者的思想：“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，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，但他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。”

海明威作品选



〔美国〕海明威

CLASSIC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非常经典

海明威作品选

(美国)海明威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常经典/张兴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373-1405-5

I. 非... II. 张... III. 文学—作品—世界—青少年读物 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1920 号

非常经典

海明威作品选

(美国)海明威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2000 字数:2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

ISBN 7-5373-1405-5 总定价:51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言

铭刻岁月的灿烂，绽放思想的力量。采撷智慧的点滴，汇聚灵感的微妙。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，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。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，追寻先贤的足迹，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。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，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，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、唯美、神奇和信念。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，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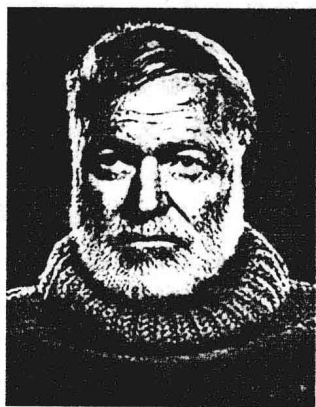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套《非常经典》丛书中，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。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、托马斯·哈代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雨果、儒勒·凡尔纳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马克·吐温、海明威、泰戈尔、卡夫卡等等。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、社会风貌、宇宙神秘，一一展现。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、事、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，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，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。对于人本身而言，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，历史记载着，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，历史继续着。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，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，更重要

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。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,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,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。

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,不足之处,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。

编 者

作者简介



海明威(1899—1961),美国著名小说家,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

1899年7月21日,海明威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。父亲是医生和体育爱好者,母亲从事音乐教育。在六个兄弟姐妹中,他排行第二,从小酷爱体育、捕鱼和狩猎。中学毕业后曾去法国等地旅行,回国后当过见习记者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他志愿赴意大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,在意大利

利前线受伤，回国疗伤。后来作为《多伦多明星日报》驻外记者赴法国，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。

海明威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在我们的时代里》于1925年出版。20世纪40年代出版成名作《太阳照样升起》，描写战后一批流落欧洲的青年的迷惘、彷徨和幻灭感，小说被称为“迷惘的一代”的代表作。短篇小说集《没有女人的男人》(1927)和《胜者无所得》(1933)塑造了临危不惧、视死如归的“硬汉性格”，确立了他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。长篇小说《永别了，武器》(1929)，以他在意大利战场的经历为背景，描写一对恋人的幸福被战争摧毁的悲剧；《丧钟为谁而鸣》(1940)以反法西斯主义为主题，描写一名美国志愿兵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英勇牺牲精神。这两部反战小说被誉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。中篇小说《老人与海》(1952)描写一个古巴渔民面对失败时的顽强拼搏精神，此书获得普利策奖。其他作品还有《死在午后》(1932)、《非洲的青山》(1935)、《有的和没有的》(1937)、《过河入林》(1950)等等。

1961年7月2日，海明威用自己的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在艺术上，海明威简约有力的文体和多种现代派手法的出色运用，在美国文学中曾引起了一场“文学革命”，许多欧美作家都明显受到了他的影响。

目 录

老人与海	1
乞力马扎罗的雪	120
弗朗西斯·麦康伯短促的 幸福生活	169
在密执安北部	236
世界之都	245
我的老头儿	270
祖国对你说什么?	294

老人与海

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，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，一条鱼也没逮住。头四十天里，有个男孩子跟他在一起。可是，过了四十天还没捉到一条鱼，孩子的父母对他说，老人如今准是十足地“倒了血霉”，这就是说，倒霉到了极点，于是孩子听从了他们的吩咐，上了另外一条船，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。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，感到很难受，他总是走下岸去，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，或者鱼钩和鱼叉，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。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，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。

老人消瘦而憔悴，脖颈上有些很深的皱纹。腮帮上有些褐斑，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所引起的良性



皮肤癌变。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，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，留下了刻得很深的伤疤。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。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。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，除了那双眼睛，它们像海水一般蓝，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，孩子对他说。“我又能陪你出海了。我家挣到了一点儿钱。”

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，孩子爱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。“你遇上了一条交好运的船。跟他们待下去吧。”

“不过你该记得，你有一回八十七天钓不到一条鱼，跟着有三个礼拜，我们每天都逮住了大鱼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。“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把握才离开我的。”

“是爸爸叫我走的。我是孩子，不能不听从他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老人说。“这是理该如此的。”

“他没多大的信心。”

“是啊，”老人说。“可是我们有。可不是吗？”

“对，”孩子说。“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去喝杯啤酒，然后一起把打鱼的家什带回去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”老人说。“都是打鱼人嘛。”

他们坐在饭店的露台上，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，老人并不生气。另外一些上了些年纪的渔夫望着他，感到难受。不过他们并不流露出来，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流，谈起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，天气一贯多么好，谈起他们的见闻。当天打鱼得手的渔夫都已回来，把大马林鱼剖开，整片儿排在两块木板上，每块木板的一端由两个人抬着，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，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逮到鲨鱼的人们已把它们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，吊在复合滑车上，除去肝脏，割掉鱼鳍，剥去外皮，把鱼肉切成一条条，以备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鲨鱼加工厂隔着海湾送来一股气味；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，因为风转向了北方，后来逐渐平息了，饭店露台上可人心意，阳光明媚。



“圣地亚哥，”孩子说。

“哦，”老人说。他正握着酒杯，思量好多年前的事儿。

“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吗？”

“不。打棒球去吧。我划船还行，罗赫略会给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很想去。即使不能陪你钓鱼，我也很想给你多少做点事。”

“你请我喝了杯啤酒，”老人说。“你已经是个大人啦。”

“你头一回带我上船，我有多大？”

“五岁，那天我把一条鲜龙活跳的鱼拖上船去，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，你也差一点给送了命。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砰砰地拍打着，船上的座板给打断了，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你把我朝船头猛推，那儿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，我感到整条船在颤抖，听到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，像砍一棵树，还记得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。”

“你当真记得那回事儿，还是我不久前刚跟你说过？”



“打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时起，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晒而目光坚定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。

“如果你是我自己的小子，我准会带你出去闯一下，”他说。“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小子，你搭的又是一条交上了好运的船。”

“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？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条鱼饵来。”

“我今天还有自个儿剩下的。我把它放在匣子里腌了。”

“让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，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消失过。现在可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清新了。

“两条，”孩子说。

“就两条吧，”老人同意了。“你不是去偷的吧？”

“我愿意去偷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这些是买来的。”



“谢谢你了，”老人说。他心地单纯，不去捉摸自己什么时候达到这样谦卑的地步。可是他知道这时正达到了这地步，知道这并不丢脸，所以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。

“看这海流，明儿会是个好日子，”他说。

“你打算上哪儿？”孩子问。

“驶到远方，等转了风才回来。我想天亮前就出发。”

“我要想法叫船主人也驶到远方，”孩子说。“这样，如果你确实钓到了大鱼，我们可以赶去帮你的忙。”

“他可不会愿意驶到很远的地方。”

“是啊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说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，我就会叫他赶去追鲱鳅的。”

“他眼睛这么不行吗？”

“简直是个瞎子。”

“这可怪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他从没捕过海龟。这玩艺才伤眼睛呢。”

“你可在莫斯基托海岸外捕了好多年海龟，你的眼力还

是挺好的嘛。”

“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儿。”

“不过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大的鱼吗？”

“我想还有，再说有不少窍门可用呢。”

“我们把家什拿回家去吧，”孩子说。“这样我可以拿了鱼网去逮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家什。老人把桅杆扛上肩头，孩子拿着内放编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的木箱、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。盛鱼饵的匣子给藏在小船的船艏下面，那儿还有那根在大鱼被拖到船边时用来收服它们的棍子，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，不过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钓索带回家去的好，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利，再说，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，但他认为，把一把鱼钩和一支鱼叉留在船上实在是不必要的引诱。

他们顺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，从敞开的门走进去。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，孩子把木箱和其他家什搁在它的旁边。桅杆跟这窝棚内的单间屋子差不多一般



长。窝棚用大椰子树的叫做“海鸟粪”的坚韧的苞壳做成，里面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。

在用纤维结实的“海鸟粪”展平了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，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另一幅科布莱圣母图。这是他妻子的遗物。墙上一度挂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，但他把它取下了，因为看了觉得自己太孤单了，它如今在屋角阁板上，在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。

“有什么吃的东西？”

“有锅鱼煮黄米饭。要吃点吗？”

“不。我回家去吃。要我给你生火吗？”

“不用。过一会儿我自己来生，也许就吃冷饭算了。”

“我把鱼网拿去好吗？”

“当然好。”

其实并没有鱼网，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。然而他们每天要扯一套这种谎话。也没有什么鱼煮黄米饭，这一点孩子也知道。

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目，”老人说。“你可想看到我逮住一条去掉了下脚有一千多磅重的鱼？”

“我拿鱼网捞沙丁鱼去。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可好？”

“好吧。我有张昨天的报纸，我来看看棒球消息。”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乌有的。但是老人把它从床下取出来了。

“佩里科在杂货铺里给我的，”他解释说。

“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。我要把你的鱼跟我的一起用冰镇着，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。等我回来了，你告诉我棒球消息。”

“扬基队不会输。”

“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相信扬基队吧，好孩子。别忘了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。”

“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，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当心点，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，你都要担心啦。”